

我看研究生教育30年

——纪念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30年征文选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编

Zhongguo
Huifu
Yanjiusheng
Zhaosheng
Peiyang 30 nian
Zhengwenxu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纪念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 30 年征文选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编

执行主编 廖晓玲 王仰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纪念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 30 年征文选/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301-07216-5

I. 我… II. 中… III. 研究生教育—中国—文集 IV. G6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625 号

书 名: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纪念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 30 年征文选

著作责任者: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编

责任编辑: 李奕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721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cn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7.75 印张 476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编委会

- | | |
|-----|----------------------------------|
| 周其凤 |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
| 王仰麟 |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 廖晓玲 |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秘书处主任 |
| 程崇庆 | 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
| 许 钧 |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 濮励杰 |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 孙世刚 | 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
| 郭祥群 |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 郑南宁 |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
| 陈花玲 |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

序

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为起点,1981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为标志,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由此迈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跻身于世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

面对当今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我国面临着新的时代环境与战略机遇。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与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进行比较,力争赶超,是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尊重自己的成长历程,在总结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经验中进行深刻回顾与反思,扬长避短,更是把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的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且,这样的回顾与反思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它必将呈现出一个更加完整、真实、栩栩如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图景。

以纪念研究生教育三十年为契机,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组织全国研究生院开展了“我看研究生教育30年”征文活动。邀请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孜孜不倦、辛勤奉献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记录、描绘他们走过的这三十年历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十年,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却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三十年中,老一辈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燃烧着自己的热情与心血,照亮了整个研究生教育的漫漫长路,也见证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点滴进步。无论是坚守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学工作者,还是忙碌在管理岗位的教育管理工作,这本征文集,都是他们以日复一日的积淀和语重心长的诉说,为我们凝练的智慧与感悟的结晶,也表达了他们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冷静思考与浓厚情怀。

这样走进过去三十年,立体而充分地审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为了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有更深刻的洞见。研究生教育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多个层面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新时期中,国家制定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都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创造重大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和重要的知识贡献为核心的发展目标,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即将攀登的又一座高峰。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已经得到了三十年发展经验的支撑与印证,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与探讨。面向未来,我们需珍视三十年的宝贵经验,认真总结过去,科学谋划未来,饱含充沛的感情,为把我国建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强国而努力。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周其凤

2009 年 10 月 20 日

目 录

数量与质量·····	北京大学	苏 力	1
对经济学的追梦之路 ·····	中国人民大学	杨瑞龙	20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清华大学	郝吉明	28
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为国防工业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			
——见证北航工程硕士教育十年历程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洪冠新	33
观念、内涵、质量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北京理工大学	胡海岩	39
我所经历的工科研究生教育 30 年·····	北京科技大学	谢锡善	47
浅谈研究生教育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一个导师对革新与坚持的认识 ·····	中国农业大学	曹一平	51
我与协和研究生教育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李介祚	56
30 年亲身经历 30 年切身体会·····	北京师范大学	林崇德	64
怀念读研究生的日子 ·····	南开大学	逢锦聚	70
从当研究生到指导研究生			
——亲历恢复研究生教育 30 年有感·····	南开大学	王处辉	75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天津大学	李云章	81
英明的决策,不懈的探求			
——纪念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 30 周年·····	大连理工大学	刘元芳	88
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的点滴回眸·····	东北大学	王殿元	95
教会学生如何“研究”			
——高清海先生培养研究生的经验·····	吉林大学	孙利天	100
教学随想			
——关于研究生指导的杂感·····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于达仁	105
我与研究生院一起成长·····	复旦大学	廖文武	113

我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30 年	同济大学	林建一	119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上海交通大学 杜朝辉 张国栋	娄 枝	126
校车上的随想			
——我的 30 年研究生教育见证	华东师范大学	李志斌	133
从“三大实践”看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	南京大学	张小明	140
东南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改革发展的思考	东南大学	归柯庭	148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浙江大学	韩世钧	153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淑林	161
我的研究生学习与教学	厦门大学	陈支平	169
发展、创新与质量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武汉大学	周叶中	175
将学术融入生命之中			
——从沈红教授的经历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	华中科技大学 张礼才 姜 琳 魏 黎	曹赛先	181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教育进展为例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寿庭	别青城	188
地学研究生培养之感想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刘雪梅 史元盛	殷坤龙	192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从学生到导师,从教育到育人	国防科技大学	李承祖	196
爬坡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中山大学	徐俊忠	206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工程硕士教育的探索之路	西安交通大学	张文修	209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发展	西北工业大学	皮德福	215
倡导潜心读书,提高创新能力			
——恢复研究生教育 30 年的感悟	北京交通大学	阮秋琦	220
三十年随忆	北京邮电大学	冯甦中	225
亲历研究生教育 30 年	北京林业大学	翟明普	231
培养世界历史学研究生 30 年的回顾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自己研究生培养工作			
.....	东北师范大学	朱 寰	237
回顾我的研究生经历	华东理工大学	潘家楨	247

发展迅猛,成绩斐然,开拓创新,前景灿烂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久厚 257
纪念恢复研究生教育 30 年

——点滴回顾与思考 南京理工大学 余立敬 269
对工科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路迈西 273
研究生教育 30 年的点滴回眸 中国矿业大学 姬长生 279
从研究生到教育工作者的十三个故事 南京农业大学 董维春 284
与研究生教育共成长

——我对研究生教育 30 年的几点感受和体会
..... 山东大学 谭好哲 300
研究生教育发展 30 年有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单红军 306
加强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张劲军 311
我国一定能够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教育 湖南大学 赵跃宇 316
一路走来

——记中南大学工程硕士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南大学 王大伟 321
从 30 年社会需求变化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未来改革走势
..... 华南理工大学 李 忠 327
四川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回顾 四川大学 高 伟 335
我看研究生教育管理 30 年 重庆大学 吴志伦 345
坚持改革与创新,推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 西南交通大学 于承训 354
26 年来我是怎样培养研究生的 电子科技大学 李乐民 361
要着重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陈怀琛 366
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有感 兰州大学 胡之德 374
不同寻常的跨越

——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教育 30 年剪影
..... 第二军医大学 吴小松 许 放 380
从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看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 第四军医大学 曹铁生 388
我看中国研究生教育 30 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张 亮 394
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若干认识与做法 河海大学 芮孝芳 402
我看研究生教育 30 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跃进 407

难忘的 1978	中国科学院	李 佩	418
塔松长葱绿,影动故人来			
——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	颜基义	425
我记忆中建院初期的几件事.....	中国科学院	屈 忠	428
后 记.....			432

数量与质量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北京大学 苏 力

一、引 论

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少数的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 30 年里，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已是世界第一。^①

做事就会有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多。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了，而主要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研究生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导致研究生“太滥”。而要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一个最基本的措施是压缩研究生教育。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就建议，要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 1 至 2 名研究生。他认为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② 他的看法在学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刘道玉先生指出研究生教育的现象确实存在，是有问题，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我赞同，并且多年来我服务的北大和北大法学院

^① 2008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中国大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 310 所，美国只有 253 所；2008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5 年来我国博士学位数量年增 23.4% 博士质量成新问题”，《中国青年报》，2009 年 3 月 12 日。据教育部消息，2008 年全国有 100 多万硕士研究生和 24 万博士研究生。<http://learning.sohu.com/20090909/n266587535.shtml>。

^② 刘道玉，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南方周末，2009 年 2 月 26 日。

也一直在坚持,尽管有时很艰难。但我又不完全同意刘道玉先生。最根本的分歧是思路上的: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分析、判断和建议对策都应当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来看,而不能局促于教育或学科知识本身。需要做出的调整或整顿,我认为,应更多交给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教育市场(广义的)和教育机构,而不是交给政府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尽管我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以及这种调整还必须放在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语境中来考察,才能真正具有可行性。

为了分析的简单,本文主要是展开理论层面的分析。但我也会不时诉诸经验,特别是但又不仅仅是我个人多年的高校教学科研的经验。此外,我还要强调,尽管本文具体讨论的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但对中国的大学本科也大致适用。

二、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是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平均水平也确实下降了。但在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即使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我的分析也会展示,并不都应当予以谴责。对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的分析必须更为细致一些,细致并不仅仅为了精确,也为了犀利,以及可能的建议对策的可行性。

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的人扩张,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怎样的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会下降。这是一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都无关。这里的关键是,理论上人人都应当接受教育,并有望通过教育获得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实际情况是,并不是所有求学的人都主观上打算或客观上适合成为精英人才。各人的学习天赋和职业偏好都是不同的,因此,人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就一定有限度。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贤人也只有七十。颜渊“欲罢不能”,^①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②因此,虽然自诩“诲人不倦”,^③但孔子还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④“因材施教”的隐含前提就是并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

① 《论语·子罕》。

② 《论语·公冶长》。

③ 《论语·述而》;《孟子·公孙丑上》。

④ 《论语·述而》。

相同的。

而如果这一点成立,并且任何社会的全部人口中,颜渊、宰予以及介乎其间的人在比例上是稳定的,那么随着教育扩张发展,学生的平均教育水平也肯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还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该校的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就可能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都不可企及的,但由于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因此教育的扩大,当超过了一定限度,学生平均水平下降是必然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所有国家的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无论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产品(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一定下降。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也在接受这个宿命。20 甚至 15 年前,当时许多中国教育界人士都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的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 30% 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不大说这个话了。而这也再次表明毕业生的水平其实与教育与导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接受教育的人本身的素质。

教育的扩张必定导致受教育者平均水平的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水平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这是从教育界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而提出的标准。事实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从来都是其“培养”的顶尖人才的水平,当然也得有一定的数量。我们不是根据宰予来判断孔子的,而是根据颜回、曾子来判断的。

一旦关注顶尖人才的培养,尽管我缺乏可靠的经验数据,但我还是推断,30 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是在不断提高。想想 30 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素质不错,但实际受到的教育相当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的甚至杰出的严师,但数量很少,而且经费缺乏,图书资料缺乏,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缺乏,在有些学科学术自由度也受到更多限制。虽然这批研究生毕业后大多比较优秀,但未必是因为导师的教诲培养,更多是这些学生自身的素质和学术潜质,以及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急需人才和学科扩展使他们可以早早进入教学科研的一线,成为教学科研的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潜在人才,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我想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只要在今天研究生教育扩张中,研究生教育体制没有严重扭曲,导致排挤了这些人,那这些潜在人才就可能仍然进入了研究生教育。但急剧扩张的研究生教育哪怕有再多问题,也不可能排挤了这些人。我并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教育体制都有。我只是说,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不大可能排挤有科研学术潜力并希望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人,相反

可能有更多的有天赋但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很小时无法进入研究生群体的人因此进入了研究生教育,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选拔出来的人才更多了,而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优点。而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如今研究生教育的总体硬件和软件条件都更好了,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更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虽然研究生中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确实比之前更多了,就算是这些人的增加导致了导师对学生的关注不够,但对于那些爱学且能学的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有天赋的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和条件是大大改善了。记住,真正有天赋和创造力的学生甚至并不非常需要导师,哪怕是杰出的老师的指导——孔子、老子和柏拉图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在教育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平均水平会超过 20 年前的顶尖研究生的平均水平。只是,目前这批人还年轻,还没有充分的机会来展示他们的实力,部分是因为社会的科教学术人口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那批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了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上面分析的还主要是一些有较长学术传统的学科。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 30 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而计算机系、信息工程系、城环系出现了,有些系名字没变,系内的专业知识则出现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生物系当年的植物分类学基本是基于植物的外观,而今天基本消失了,经济系当年的主要课程都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而今天则主要以西方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一些原来有但因为种种原因底子很薄甚至曾消失的学科(例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哪怕是如今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或者是从无到有,或者也不那么“幼稚”了,从总体上看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也不无可能因路径依赖,成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在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之际,我们必须把中国社会中的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事实上,这个因素会对顶尖人才(假定是人口中的一个基本稳定的比例)的学科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可能带来某些学科研究生中顶尖人才绝对水平下降。例如,30 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因此在这些老学科容易产生一种群英荟萃的现象。如今,文科的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有更多选择信息、生物和各种工程,因此在这些传统学科中,有潜力成为顶尖人才的研究生数量一定会少了,有可能导致这些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看似下降。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顶尖的有潜力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并最终在社会中

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个学科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创造和发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我们对各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变动的理解,因此应当从社会效果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上看。

上面的分析表明有必要跳出了教育的圈子来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而如果进一步坚持这一眼光,我们会发现,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事实上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① 基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个人不赞同把教育视为一种福利,但问题是社会上许多人已经把或正在把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并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需求,而不论这些消费者自己是否真的打算或适合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我在此不打算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我们就面对着这样一种需求。怎么办?有人因为“文革”失去了受高等教育和之后的其他机会,因此总是希望并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孩子一定要考研和考博。有人仍然迷信传统的教育意识形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虽然不知道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却希望读研。以及有人出于其他机会主义的想法,包括在官场或学界的晋升,对拿个研究生文凭有需求。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来满足这种需求?按照传统教育的定义和有关教育的信条,不应当,有些甚至还令人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根本无法有效甄别这类考生。怎么办?而且这种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恪守传统教育信念的教育界人士无论如何抵抗,这种社会需求和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真的教育就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从来都有。

我同意,教育界人士应当以培养更高质量的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来判断整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更不是唯一的。甚至,我认为,也许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对于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① 尽管依据中国法律,高中以上的教育都是基于个人能力和财力而获得的个人财富,属于权利,但如今甚至研究生教育都有社会福利化的趋势,几乎成为一种应有权(entitlement)。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较社会保险而言是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三、数量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数量剧增、平均水平下降的研究生教育没有问题了。但,问题是具体的事情需要具体分析。并且,与前面的分析思路一致,从教育本身也未必看得清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有能力从事科研教学的工作者,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得各种资源本来就比较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在一定意义上,这肯定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的培养。还有不少高校的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没有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因此这些研究生教育就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腐败进了校园。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我都同意。

但从社会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更大。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使不少不打算或没有能力从事科研教学的工作者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自己会耗费数年时间学习他们不大感兴趣或是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甚至连续考数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成本。包括了他们个人支付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社会也还因此失去了他们通过工作可能创造的财富。由于目前相当大数量的研究生都是公费的,这意味着是纳税人为他们支付费用。即使是自费,也同样是耗费社会的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资源浪费值得痛心。

但人们常常忽略了研究生教育急速扩张对社会的另一种伤害或是社会资源的另一种浪费。这需要我们首先理解学位制度的社会功能之一。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即使考虑教育的规模效益,其实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并设立各种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学位制度还有其他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就是使产品标准化,并通过学位制度向社会提供关于标准劳动力产品的基本信息。这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来缩小自己的选人范围,可以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并因此节省了部分交易和信息费用。求职者同样可以通过用人单位的资质要求而节省自己的求职费用。而当研究生教育扩大,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的能力参差不齐之际,研究生教育和相应的学位制度就失去了这一重要功能。这种状况事实上如今已经出现了。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

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还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当研究生学位丧失了或部分丧失了这种节省信息的功能之际,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就变成了一个不很有社会意义的符号,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心理暗示作用的符号。

这也就伤害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研究生,因为社会很难从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他必须同其他实力明显不如他的研究生同学竞争一些工作职位,不仅他的就业会变得更难了,而且他可能失去对他更合适的工作职位,例如科研教学的职位。是的,当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用人单位就不得不重新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审查,或者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志来获得相关信息,因此就业市场会出现某种隐性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就这样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

甚至,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到标准,只要有意愿就可以上,或只要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上研究生,但人们从考上研究生并毕业中获得的满足感也大大降低了。我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他人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的满足感。同样是考试得100分(没有其他后果),一个凭真才实学,一个是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欺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

我认为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的伤害,对于中国的伤害。这就是有可能导致中国民众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教育和整个教育界会是不公平的。而更进一步,则会造成某些中国人转向西方国家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消费需求,一方面国内财富会向外流,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更加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支付更多。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有了,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一些人可能花费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

而再进一步,过滥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研究生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这会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特别是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清华的博士,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而且不仅限于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研究领域,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是不可能靠或仅仅